

戰國策補釋

戰國策補釋卷六

貴陽金正煒仲暈著

韓三

或謂韓公仲曰章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束之則韓必謀矣鮑本適下有兩字按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無兩字義亦自足韓必謀者謂秦魏合而圖韓與趙策國在謀之中義同鮑注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非也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鮑本秦魏之主作秦魏之王此蓋

傳寫之譌鮑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公之事言
當務此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按老子是以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左右竝通此不必泥公之事也
與魏策此吾事也義同猶近人所云分內事耳書立政用
勸相我國家左氏昭四年傳晉楚唯天所相相竝訓爲助
下服猶云下國上言裂地而爲諸侯則是韓魏之附庸故
云下服此言安韓魏卽終身得資以相所封之國鮑注皆
誤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
爭機也萬於周之時按國語鄭語計億事注計算也無計

猶云不可數計與萬於周時皆舉數理以設喻也呂覽貴當篇此功之所以相萬也注萬倍也禁塞篇不可爲萬數注萬人一數之言多不可勝數鮑本計上有先字卽无之誤複鮑氏不辨先字之誤又以策有先離先合之言望文生義宜無當矣

韓人攻宋章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秦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吳曰蓋韓珉爲齊伐宋也首句不云韓攻宋而云韓人攻宋疑人卽珉之譌按此爲韓珉相齊時事吳說是也田世家作韓聶聶卽珉說詳王氏

雜志珉損爲民而民人古通用因轉爲人書無逸懷保小
民漢書谷永傳作懷保小人孝經民之行也釋文民本作
人竝可爲證又唐人諱民爲人或由其時傳寫之譌蘇秦
爲韓說秦王當從史作蘇代爲齊謂秦王篇中韓字皆當
爲齊此由不辨韓人攻宋之譌悉改齊字以從之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
靡於天下矣按上必字疑當作內與外靡句相對爲文內
與必篆文近似又涉下必字而譌也 今之韓弱於始之
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按始之秦當作始之梁故下文
云今秦有梁君之心矣此與孔叢之文不同 晉文公一

勝於城濮而定天下姚云曾改子作下按呂覽貴直篇城
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
於天下此文本應作子曾改無取此以一勝立尊令成
功名於天下鮑本此下有皆字按一勝承上韓原城濮而
言此蓋比字之譌徐鍇曰比皆也策文皆與比通用鮑本
此亦當作比或注皆字於下而誤併入文也呂覽論威篇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尊與重義同然而春秋用兵者
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按春秋用兵謂今之秦也上
文言秦穆晉文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今秦強數世而大
不王小不霸然猶春秋用兵者亦將以求立尊令成功名

於天下也主尊當爲立尊字形相似而誤也猶耶見荀子
注及顏氏家訓春秋猶云終歲孔穎達春秋正義云言春
可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國語吳
語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爲義正同鮑注誤解
東孟之會章許異楚哀侯而殪之立以爲鄭君鮑本哀改
爲列按竹書紀年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鄭列
侯時韓安得有鄭惟哀侯立六年而見弑亦不待許異立
之爲君疑哀侯當作懿侯哀字古音讀如衣與懿一聲之
誤

呂覽審爲篇昭釐侯有憂色高注哀侯之子也
畢沅云哀侯當作懿侯懿誤爲哀亦與此同

當時君

相皆爲賊害許異因楚若山佯死得免於難而繼立爲鄭

君故許異終身相焉史言韓嚴疑卽嚴遂紀年言山堅疑卽陽堅史舉嚴而不及政以政爲遂所使也呂覽貴卒篇鮑叔御公子小白僵注御猶使也僵猶偃也與此事正相類

韓非內儲說上篇文與策同韓世家載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當卽一事而兩存不決耳

則許

異爲之先也荀子修身篇以善先人者謂之教注先謂首唱也此言鄭君之立異有定策安宗廟之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然而吾弗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吳曰一本曰作曰按作曰是也正與下文云者相應云言也見詩何人斯傳云者謂爲是言者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國語魯語若

鮑氏有疊注疊兆也易屯宜建侯而不寧釋文鄭讀而曰能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按國語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注與從也霸當作伯左氏哀十三年傳伯合諸侯注伯諸侯長荀子王霸篇五伯是也注爲諸侯之長曰伯下文立帝而霸霸亦當作伯毛氏曰伯者取牧伯長諸侯之義後人恐與伯字相溷故借用霸字以別之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鮑注立言彼爲帝由我尊之按鮑說非也立當爲竝之脫損半字史記始皇紀並河以東服虔曰竝音傍傍依也漢書鮑宣傳貪吏並公受取不已注並依也音步浪反又雋不疑傳

丞相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漢紀孝昭紀通鑑皆作
並不敢言竝誤爲立正與此同

秦大國也章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計之非金無以也故
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姚云
以曾作已按春秋文曜鉤亢爲疏廟宋均注疏外也呂覽
貴當篇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漢書劉向傳注以由也故
秦買之三千金言但秦能買之也故與顧通禮記祭統是
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疏一云顧故也
釋詞顧猶但也 不如止淫用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
行而韓之疏秦不明按國語晉語知程鄭端而不淫注淫

邪也周禮宰夫注用貨賄也淫用謂賣美人以得金爲猶得也晉語不得政何以逞志注得政爲政也不明當作亦明字形相似而誤

或謂韓相國章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按有無二字竝衍或後人以意補者省之卽與下文吻合史記張湯傳湯傾身爲之與此爲之義同以所事善平原君當作所以善平原君與上文所以善扁鵲下文乃所以惡於秦相應爲文所以二字誤倒又衍事字文義遂晦或一本作事

一本作善傳寫誤併入文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按公仲卽
韓珉下云楚王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公仲聞之而悅足
證其爲一人此文或本作韓使公仲珉之秦韓使二字淆
次於下致生疑義 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每相韓不能獨
立勢必不善楚王曰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
惡珉珉必以國保楚按父兄謂韓之公族左氏昭二十二
年傳不能媚於父兄注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韓非八姦
篇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不能獨立制
於眾也勢必不善楚眾欲善秦也得眾者不能獨立而珉

爲父兄所惡故楚王欲以國輔之相韓莊子列禦寇篇人將保汝矣釋文引司馬注保附也 士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姚云士錢作仕字鮑本亦改爲仕按周禮載師注士讀爲仕亦不煩改於字疑衍論語憲問篇與文子同升諸公注同升在公朝疏諸於也此文亦謂仕之公朝鮑注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非也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韓侈在唐公仲死按秦策而公中以韓窮我於外高注公中韓侈也此文或如吳說別是一人漢書揚雄傳平原唐其壇曼兮注引鄧展唐道也 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爲魏罪韓侈

按此文疑脫或爲二字所言非侈自陳之辭也竹書紀年
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此卽其人 今公仲死韓侈之
秦秦必弗入入又奚爲挾之以恨魏乎姚云曾有下入字
鮑本無按下入字卽又之誤衍恨讀如很違也 秦王曰
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令安伏召韓侈而仕之按後漢書
周章傳論權也者反常者也卽鮑注權變之義於文自通
吳氏以爲字誤非也令當從黃氏札記作今正對韓侈且
伏山中而言鮑注秦人大繆

客卿爲韓謂秦王章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
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強首之者珉爲疾

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爲成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按議當讀義古字通也珉知有其君不知有異君知有其國不知有異國故謂之義首之者當爲冒之者字形相似又涉下文首垣西首而誤說文冒蒙而前也易繫辭上傳冒天下之道虞注冒觸也漢書禮樂志民人抵冒注冒犯也疾力見呂覽尊師篇注鮑吳釋爲病竝非首垣當作首垣遠當爲近字之譌也不及魏鮑本及作反於文當爲拔俗書省拔爲反因誤爲及或誤爲反兵薄梁郭不拔而爲成欲絕南陽而

西首也廣雅釋詁首嚮也漢書司馬遷傳北首爭死敵注
首嚮也所以不者不與否通孟子萬章上篇孔子章注否
不也不如是也言卒不成西首者齊宋之議皆鑒於燕魏
陳蔡之不亡由齊秦楚不能絕地形而有其地故不欲從
韓而攻秦也吳云此下有缺文其說當是羣臣比周以下
與此文不相屬或別爲一章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
貴鮑注言急於得二國按鮑氏增文見義說不足據疾字
疑當作挾俗書挾作挾疾作疾二形相近而誤秦策樗里
疾公孫郝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史記孟嘗君傳挾
晉以爲重此卽其義爲公仲謂向壽章韓氏先以國從公

孫郝又云公孫郝欲以韓取齊故云挾齊韓也 外內不相爲則諸侯之情僞可得而知也按史記張湯傳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韋昭曰爲之先後漢書作事之此與貴賤不相事文義竝同 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構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敬當讀如倣魏策王倣四疆之內注倣戒也言旣約楚趙而反復倣魏以聽秦也是或爲使音同而誤漢書黥布傳事已構注構結也字通作購史記刺客傳北購於單于索隱云購合也倣魏使其構我卽甘茂使向壽歸報魏聽之事校之者謂計攻講之孰利也以上皆言王之專斷於國權不下移故